

温迪·霍恩斯比探案小说集

一位美国女记者的采访实录

77街

安魂曲

〔美〕温迪·霍恩斯比 著
雷鸣 译

77TH STREET
REQUIEM



温迪·霍恩斯比探案小说集

1712.45
966

LT0000314652S



77街安魂曲

[美]温迪·霍恩斯比 著
雷 鸣 译



珠海出版社

广东省版权局图书版权登记号:19-1999-094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七十七街安魂曲/(美)霍恩斯比(Hornsby, w.)著;雷鸣译
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8

书名原文:77th Street Requiem

ISBN 7-80607-574-7/I·242

I.七… II.①霍…②雷… III.长篇小说-美国-当代
IV.I7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27909号

温迪·霍恩斯比探案小说集——77街安魂曲

◎[美]温迪·霍恩斯比 著

雷鸣 译

总策划:潘自强

责任编辑:达奇

装帧设计:大字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电 话:(0756)2515348 邮政编码:519001

照 排:珠海出版社电脑照排中心

印 刷:广东省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18.5 字数:350千字

版 次:1999年8月第1版

199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0000册

书 号:ISBN7-80607-574-7/I·242

定 价:30.00元(全两册,本册1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主要人物

玛吉·麦戈温：新闻影视制片人。

罗伊·弗兰迪：洛杉矶七十七街警局警察。1974年5月10日午夜被杀。

麦克·弗林特：七十七街警局高级警探，玛吉的丈夫。

海克特·梅伦德兹：七十七街警局高级警探。

道格·森尼克：七十七街警局高级警探。

格罗莉亚·马库斯：警察，海克特被杀前的最后一位女友。

伯瑞·洛治威：曾与弗兰迪同为七十七街警局警察。

兰娜·霍华德：玛吉的上司，制片组负责人。

吉多·帕特里尼：玛吉的助手，摄影师。

塞尔·丹格罗：制片组雇佣的女会计师。

芬吉：玛吉的女秘书。

杰克·纽克斯特：公开身份为《滚石》音乐杂志的记者。

琼·琴：护士，曾经是洛治威的女友，也与弗兰迪同居过。

米雪·塔贝特：舞女，与弗兰迪有过多次数性关系。

玛丽·海伦：弗兰迪的妻子。

萨尔·伊波里托：热舞俱乐部的老板。

查克·凯伦伯格：联邦调查局研究共和军问题的专家。

卡洛斯·奥利里：联邦调查局密探。

安冬尼·刘易斯：凶案嫌疑人。

多纳德·德夫里兹：共和军的傀儡偶像，被称为“辛基”将军。

南茜·琳·帕瑞：共和军领导成员之一。

艾米莉·海瑞斯：共和军成员。

芭蒂·海斯特：共和军成员。

1

我看到了那令人震撼的一幕，它就像一张黑白分明的旧新闻照片。

弗兰迪的悲剧已经是发生在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但他却是我现在制作的影片中的主角，我将用鲜明的黑白对比方法对他进行拍摄。

我从没有见过罗伊·弗兰迪。他死前，已经在洛杉矶七十七街当了四年零九个月的警察；而那时，我还只是一名高中生，正忙着准备暑假里的欧洲旅行。那时我们即使偶尔相遇，也不会刻意去注意对方。他是一名越战退役军人，已婚并有两个孩子。

我是一个药剂师的女儿，高中时我的牙齿还戴着校形的牙套。在罗伊·弗兰迪死后二十多年，我开始拍摄关于弗兰迪的纪录片。从此，他走进了我的生活。

自1974年到1995年春天，除弗兰迪以外，在七十七街共有六名警察在自己的管辖区内被杀，七十七街的警察局也被炸毁，那些被杀警察的资料被送进了政府仓库，但这并不意味着弗兰迪已经被人们遗忘了——

一个经验丰富的侦探一直在调查这件凶杀悬案。这个老侦

探到五月份就要退休了，但他说在他把办公桌清理好之前，一定要让弗兰迪的被杀案大白于天下。

警方也经常不定期发布公告，要求所有司法机关检查注册的9毫米口径武器，希望能从中找到与从弗兰迪尸体中找到的子弹有关的武器。弗兰迪被杀案的资料都被存放在帕克中心警方行政大楼里，目击证人的活动、生死，所有的一切都被记录在案。

我仔细地看了弗兰迪被杀案的报告，可以看出他的确让很多人怀恨在心，好多人都想亲手杀了他。但无可否认，他是一个很优秀的警察，是一个很不错的人，因此，我很愿意让他成为我制作的片子中的主角。也许，只有公众才能帮助我们找到弗兰迪被杀的答案。

有关弗兰迪的纪录片是我第一次与三大电视网签约后开始制作的，他们希望一年能生产出两部纪录片，以吸引在“Hard Copy”和“PBS”^①的节目间徘徊不定的观众。我喜欢研究弗兰迪，也喜欢我长期从事的独立制片人的工作，但我不能与电视网的同事融洽相处。他们说黑白片太枯燥了。

为了拍摄这部纪录片，我和女儿来到了洛杉矶。在这里，我需要付昂贵的房租，为女儿买衣物，并且帮我姐姐付没完没了的医药费。除去各种费用后，我几乎所剩无几。

幸运的是，在这里我与麦克·弗林特相处得不错，我想，我们可以结婚了。

1974年5月10日，一个晴朗的星期五，也是典型的加利福尼亚的春天。罗伊·弗兰迪走出七十七大街的警局。他踌躇满志，信心十足地要为警局树立一个孔武有力的形象——哪里

^① “Hard Copy”和“PBS”是洛杉矶两个电视台的名称。

有人违法，他就会穿着那身精干的警服出现在哪里，并常常因此受到嘉奖。

弗兰迪的假期马上就要到了，他打算和他的情人一起到长滩去度假。当三十天的假期结束后，他就会回到这个他认为十分舒适的岗位——位于城市东南区的七十七街去执行巡逻任务。

5点半左右，罗伊·弗兰迪离开了警局。他穿着小山羊皮的靴子和法兰绒格子衬衣，衬衣的下摆露在外面，挡住了他那支两英寸长、38毫米口径的史密斯·韦森牌手枪，而枪套却挂在腰的另一侧并露在外面。弗兰迪开着车向北驶去，他要到警员酒吧去和他那三个拍档一起喝上一杯。

同往常一样，四名七十七街的骑士——弗兰迪、麦克·弗林特、道格·森尼克、海克特·梅伦德兹在一起重聚了。每逢此类情况，他们都会对妻子或女友编造一些借口，诸如喝醉了酒什么的，这样就用不着回家了。

我不知道弗兰迪是怎么想的，也不知道他将如何度过这个夜晚，我感觉他很自负地认为自己很有幽默感。他在克莱什大街出色的工作将使他很快被提升。此外，他还有一个很爱他的女友——他妻子虽然和他住在一起，但两个人同床异梦。他每天喝完酒后并不直接回家。

每逢星期五晚上，警员酒吧总是挤得满满的，到处都是穿便衣的警察、警官和一些不太正经的女人。弗兰迪就处在这样的环境中。

当弗兰迪走进酒吧时，先看到了麦克·弗林特。麦克是个很瘦的高个子，两鬓处茶褐色的头发已经开始脱落。他戴着金属框的眼镜，人们都叫他“科南”，这是人们在称呼图书管理员时用的绰号。弗兰迪听到麦克那男中音般的笑声，便走过去加入到他的朋友当中。这时是6点整——海克特·梅伦德兹记得

当时他看了一眼手表。

道格·森尼克站了起来，把他与麦克之间的座位让给弗兰迪。他因酒喝得太多而满脸通红。森尼克长相英俊，肌肉发达，脸上的酒窝和那浓厚的胡子看起来像一个感叹号。在经历了三次婚姻的失败后，周围的女人似乎再也引不起他的兴趣了。

森尼克要了一杯伏特加酒加水，又要了一杯啤酒，喝完后又和麦克一起要了烈性酒。弗兰迪要了他喜欢喝的科尔酒，又为海克特要了百卡迪酒和可口可乐。海克特倚在吧台上口齿不清地说：“弗兰迪，我昨晚午夜开车从尼伯·罗治山旁经过，你知道那里所有屋子的大门上被涂了些什么？”

“我想上面一定写着操你。”弗兰迪移动了一下腰带下的左轮手枪，然后坐了下来。

“不，上面没写操你。”海克特笑道，“而是写着‘杀死罗伊·弗兰迪’，旁边还画着一些画儿，真他妈的该死，弗兰迪，那群混蛋总是搞这种恶作剧。所以，我想你离开克莱什是件好事，不然的话，我们就得给整个区重新刷一遍漆。”

弗兰迪也曾见过“杀死弗兰迪”之类的涂鸦之作，可以说在城市的整个南部地区都有这样的涂画。他对此反而感到自豪，他认为这意味着自己是这区里的重要人物。他装模作样地说道：“那群混蛋肯定巴不得我离开克莱什，他们到处做坏事，而我就得到处抓他们。对这帮猪狗不如的东西就得像砸西瓜一样打烂他们的脑袋，让他们的脑浆四溅，洒得满大街都是！”

“再来一杯吧。”森尼克说，“我想你该冷静一下。”

麦克带着嘲弄的语气说：“不出一星期，我们就会发现弗兰迪的尸体，对吗，海克特？”

海克特这时被旁桌的一个年轻女人吸引住了，他的三个朋友不怀好意地看着他。海克特是这个区身体最棒的警员，酒量

也很大，但他那卷曲的头发和褐色的眼睛让人觉得有点靠不住。当海克特向那个女人微笑时，女人挺起了她那丰满的胸部，并把紧身超短裙撩起，露出了白皙诱人的大腿和粉肉色的内裤。

“她很骚，不是吗？她会让你想入非非的，海克特。”弗兰迪搂住海克特的肩膀，拉近了他。

麦克说道：“我们得先弄清她的身份，或者从她母亲那儿问问她现在究竟多大了。”

“等着瞧吧，”海克特脸红了，“我会让她上手的。”

“你的约会里有我的一个女朋友。”麦克打断他们，“咱们搞个聚会吧！”

“或许，但你必须先给家里打一个电话，麦克。”海克特骂道，“我可不想叫你的妻子打电话到我家找你，弄得我和我老婆整天吵架。你这混蛋！”

“麦克，你总是闯祸！”弗兰迪笑道。他们几个都喜欢凑热闹、玩女人，曾因为与下流舞女鬼混而受到停职两天的处罚。

麦克在弗兰迪的胳膊上打了一拳说：“弗兰迪，你小子和我是半斤八两。”

“或许是。”弗兰迪斜眼看着麦克，好像不服气地说，“我在克莱什过得很好，我把街道秩序管得井井有条，那些恶棍都得服服帖帖的，就连警长也对我的工作很满意，我的确很适合这工作。”

“真的吗？”森尼克问道，“恐怕你连‘适合’这词都不会写吧？”

“如果真的不会，我可以去查字典。”

“看来你已经计划好了。”麦克像一只猫头鹰一样从他的大眼镜后面审视着弗兰迪，“你开始你的计划了，罗伊？”

“我们都有各自的计划，麦克。森尼克正在考虑发生在地

铁的那件事，我知道你们会去调查，海克特和你们平时合作得很默契，我想他可能也会跟你们一起去。”弗兰迪开始有些忧虑，“我报名参加了警官考试，我想继续留在这条街上工作，继续保护这儿的安全，如果你们到闹市区工作的话，别忘了保持联系。”

“这绝对不可能。”麦克有些生气地看着他说，“我永远不会去当官，我更不会把你单独一个人留在这儿。”

几位骑士继续喝着酒聊天，但弗兰迪好像有些分心的样子。8点半时，弗兰迪说他要给女朋友打个电话。根据电话公司当时的记录，那个电话是在8点34分接通的，谈了10分钟33秒，他的女朋友后来也证实了此事。

海克特记得大约在9点一刻时，弗兰迪出去打第二个电话，但是电话公司并没有记录。这可能有很多原因：占线或者他临时改变了主意没打；也可能在去打电话的路上碰到熟人然后在长廊上聊了一会儿。

那天晚上，弗兰迪女朋友以前的情人也在那个酒吧，他名叫洛治威，也是在七十七街工作的警察。大概弗兰迪想跟他谈话，然后两人一起来到洛克花园，之后有人见到洛治威在10点钟时离开了酒吧。当被问及此事时，洛治威说自己当晚醉得太厉害，什么都记不得了。

还有可能是海克特酒喝得太多记错了，可能根本就没有第二个电话。在9点一刻时，酒吧里挤满了人，有刚来的也有马上要走的，还有一些人在等座位，谁能记得清呢？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在10点40分的时候，弗兰迪说他在长滩有一个约会，他已经迟到了。他和朋友分开后，独自离开酒吧，开着他那辆买了两年的金品脱牌轿车离开了，那时他已经喝了四个小时的酒。麦克·弗林特记得当时弗兰迪并没有醉，因为他们分开时还握了握手。

根据调查，弗兰迪并没有去长滩。至于他去了哪儿，去见谁，我们做了很多推测，但始终没有搞清楚是怎么回事。

在弗兰迪失踪后的第二天，也就是星期六早晨8点半，有人在七十七街的管辖区内发现了他。

那天早晨，埃拉特纳夫人家的牛奶喝完了。她让15岁的儿子马修和18岁的侄子沃尔特到两个街区外的曼大街超市买牛奶。

埃拉特纳夫人特别嘱咐两个孩子，去超市不要从八十七大街后的小巷走近道，那附近的人都知道那条小巷里有一所房子曾在一次缉毒搜捕中被烧毁，住在那房子附近的人净干些偷窃或抢劫的勾当。

那两个孩子并没有听特纳夫人的话——当他们从八十七大街的小巷穿过时，发现弗兰迪躺在那所被烧毁的房子里。起初他们以为是一个乞丐，于是捡起石子儿调皮地打他。后来发现他穿着法兰绒格衬衫和马靴，并不像乞丐，所以断定他可能是夜里喝多了酒被绊倒在这儿，并且受了伤。

两个孩子走进那堆废墟，想去帮帮那人。那人的衬衣包在头上，上面有一些暗黑的污迹。他们原以为是酒醉后的呕吐物，后来才发现是人血和脑浆。他们被吓呆了……

罗伊·弗兰迪被杀死在七十七街警局的辖区内。

2

麦克·弗林特的叫喊声惊醒了我，他一定又做噩梦了，也不知他做的是个什么样的噩梦。柔和的灯光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映出了一个光圈，就连他脸上的汗珠都闪烁着光泽。看着他那瘦削的面庞我真不忍心叫醒他。对一个连续五个晚上做噩梦的人你又能怎样呢？是让他继续睡下去，以便第二天早晨能忘掉一切，还是不等他睡醒就把他叫起来呢？

我用被单的一角擦了擦麦克脸上的汗珠，当我继续擦他的脖子时，他突然醒了，像一个溺水的孩子突然浮出水面一般紧紧抓住我的胳膊喊道：“玛吉！”

“你没事儿吧？”我问道。

“海克特在这里。”他说，他的声音在这寂静的屋子里显得特别大。他用胳膊肘撑起身子好像四处寻找什么似的，“海克特刚才就在这儿，就在这床上和我说话。”

“你又做梦了，麦克。”

“哦，上帝，就像真的一样。”

“他在梦里都跟你说了些什么？”我问道。

“都是以前那些该死的事情。”麦克重新躺下，“简直跟真的一样，我们就在这儿谈话，然后他站起来走向窗户，嘴里不

停地说着什么，接着他爬上窗台，话也没留就跳了下去。”

“刚才你一直在叫喊。”

“我觉得喘不过气来，真可怕。”

“你想喝点什么吗？”

他摇了摇头，理了一下他那卷曲的头发，然后靠在枕头上说：“很难相信海克特已经死了。如果说他会飞我都敢相信，他是那么强壮，可是他竟然死了，他在七十七街工作了二十几年，这期间他惩治那些不法之徒，维护社会治安，甚至可以说他是为了七十七街而活着。我曾看到他独自一人摆平了三个最大的恶势力集团，而他却什么也没得到，他总是想帮助好人，可是他现在却死了。”

“因为人们有枪，你不是总说你们的工作很危险吗？”

“记得那天他休息——他本可以什么事都不做。他路过那个地方时，正碰上一个家伙要跳楼自杀，海克特其实可以装做什么都没看见，可他为什么偏要管那件事呢？难道是因为他看见那位可怜的太太说自己的儿子要跳楼？他应该让那位太太快给911打电话，然后自己在路边等着，让别人来处理这件事。我会在悼词中说：‘海克特，你真傻，你难道没从这件事中学到点儿什么吗？’”

“我一直不太了解海克特，直到我开始调查弗兰迪的凶杀案，我才多少了解一点关于他的事。”我说道，“我会怀念他的，为了帮我调查弗兰迪的事，他介绍我与认识弗兰迪的人会面，时隔数年他都能找到那些人，并且说服他们同意拍照，他真不简单。”

“海克特是这个城市最出色的警探，也是我的最佳拍档。”麦克深深地呼了一口气说，“哦，上帝，可怜的海克特。”

说到这儿，麦克的脸上已挂满了泪水，尽管如此，他还是强忍着。我很了解他，他总希望别人认为他很坚强，从不会哭

泣，不需要任何帮助。我也曾试着改变他，虽说不太可能，但毕竟值得一试。我背对着他跪在床上假装整理床单，这样他就不必抑制自己的泪水。

当我弯下身子整理压在他屁股下的床单时，他把一只手放在了我的胳膊上，我低头亲吻他平坦的腹部，用我的脸颊在他长长的腿上摩擦。

“哦，亲爱的。”他说。他轻轻地抚摩着我的肩膀，我也用我的身体温柔地爱抚他，而他却没有任何反应。我趴到他身上时，才感觉到他在叹气——不是因为激情而是由于悲痛，他需要得到某种满足，而他的心情却不允许他这么做。

我坐起身来，抓住他的肩膀把他拉起来，让他跟我面对面坐着，我说：“我们出去跑步吧！”

“你是说现在，这么晚了还出去吗？”他带上眼镜看了一眼表说，“现在已是凌晨3点半，邻居会叫警察的。”

“你不就是警察吗？”我从床上下来，催促他，“快点，快穿衣服。”

那天晚上天很晴，但正值秋风十月，微风习习，让人感觉到丝丝凉意。我们先在房子的后院做了做热身。这房子位于南帕萨德纳，是我们合租的。麦克有一个快成年的儿子迈克尔，他住在一层的一间客房里，麦克靠他当警察的微薄收入来支付迈克尔的大学学费。因为经济拮据，迈克尔没有在学校租房子住。我们路过迈克尔的房间时，停下来听了听屋里的动静，还检查了一下门锁，下楼前又去看了看我十几岁的女儿凯茜。

我们的狗跟着出了屋子，它很喜欢跟着我们一起跑步，但麦克不许它去，因此它只好留在院子里乖乖地看门。

远处公路上偶尔驶过一些车辆，它们发出的声音就像奔腾的激流。但此刻，城里的人们都在酣睡，四周一片寂静，甚至

于当我们从公路拐角处的野狗窝旁跑过时，它们都没有跑出来冲我们吼叫。

我们慢慢地跑过半条街，天空开始显得开阔起来，我们的脚步轻轻地落在柏油马路上，发出“啪、啪”的声音。麦克跑步的节奏和速度都控制得很好，看起来比我要跑得轻松。他一直离我很近，似乎是怕我有什么意外。

离万圣节还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街区的树上已经像圣诞节挂彩灯一样挂满了用塑料做的南瓜头，其中一些做得很可怕——有的像披着白色被单的幽灵；有的像穿着蓝色牛仔衣的稻草人；还有的像穿着尼龙丝网袋的女巫。白天看这些东西也许很滑稽，但在夜里它们则显得阴森恐怖，就像藏在昏暗的窗户下的那些鬼鬼祟祟的人一样。

我们沿着路边的围墙向前跑，当我看到路边人们写在墙上的字时，我笑了。那上面写着一些非常能干的警察的名字，比如克里斯、汉内、特蕾西等等，都是些“×××将死于此地”的鬼话。

“再过七个月我就该退休了。”当我们看到墙上的字时麦克说，“我们四个人在一起待了那么长一段时间，弗兰迪先死了，现在海克特也死了，只剩下我和森尼克两人。”

“你们就像四个骑手。”我说。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已经太久了。”

“你在悼词中想说些什么？”

“我们马上就要退休了。”

麦克说着加快了脚步，我开始有点儿跟不上他了。我们顺着梅森大街跑，一直穿过“橡树”大街，然后开始全速奔跑，这时我已经能看到公园了。麦克跑进那个公园时，我已经被落下了很远。公园的草坪不太齐整，在银白色的月光照耀下，显

得坑坑洼洼。麦克这时不再向前跑，他开始存心捉弄我。他四处乱跑，而我则一直在后面追他。他跑进儿童乐园，从一个秋千上跳过，然后回头看看我是否跟在后面。当他看到我后，他又跳到翘翘板的一头，然后走到另一头，只跑了几步便登上了滑梯。我紧紧跟在后面，但他只要稍快一点我就会被落下。就这样，他在我周围兜着圈儿跑，把我气得够呛。

后来我们跑到了人们野餐的地方，麦克跳到一个椅子上，然后站到身旁的桌子上用力一跳，重重地落在地上，他就这样连续从三张桌子上往下跳。我努力想追上他，可当我就要追到他时，他却跳到另一侧想跑，这时我用力跳了出去，扑在他后背上，把他按倒在地，然后坐在他腿上，扒下他的短裤。他又圆又白的屁股在黝黑的草地映衬下就像一轮圆月，在他还没提上短裤站起来之前，我赶快溜了。

我使劲儿跑，可是没跑出几步就被他捉到了。他抱住我的腿，把我面朝上翻转过来，然后把我的胳膊按在我的头上面，并趴在我身上。

“你要接受惩罚，我一定饶不了你。”他在我耳边轻声说。

“不，不要，我刚才只想亲亲你的小屁股。”我在他身子下面挣扎着，尽力忍着不笑出来。他趴在我身上，我感觉到他短裤里的那东西硬硬地顶着我。我躺在地上看着他那张微笑的脸，然后打破了沉寂。

“麦克。”

“干嘛，想求饶吗？”

“我想说我不会离开你。”

麦克用他冲动的亲吻堵住了我的嘴。他那不安分的手像一条游蛇，从我腰部慢慢向胸脯滑去，在丰满、坚挺的乳头上摩挲着……我浑身燥热，呼吸急促起来，不由自主地用双腿盘住他那结实的臀部。麦克喘息着，身体像一座大山似的沉重地压

下来，横冲直撞。“啊——”我呻吟着，脑海里一片空白。没有天，没有地，这世界似乎只有爱欲的岩浆在奔流……

早餐的时候道格·森尼克来了，他坐在迈克尔旁边和大家一起吃早饭。迈克尔起身把一个松饼放在烤箱里热了热。森尼克看了看迈克尔，然后开始谈论起来：“他现在正上大学二年级，在学校里的情况不错，听说还交了个不错的女朋友。麦克独身这么多年，现在有你和凯茜搬来一起住，真不错。”

“我曾经跟你讲过我刚遇到麦克时的情况吧？”当麦克给森尼克倒第二杯咖啡时，森尼克问迈克尔。

“好像没有。”迈克尔答道。他长得比他父亲更英俊，他冲我使了个眼色——其实我们都听过这个故事。

“我当时只是个刚从警校出来的见习生，他们把我分到这个城市最乱的七十七大街，这儿是最危险的地方，只有真正的警察才有资格到这里任职，这里有着千奇百怪的人和事。我当时很年轻，是个可爱的小伙子。但我对身边的一切还不太熟悉，所以很紧张。”

麦克听完后笑道：“我并不觉得你那时可爱。你那时不光是紧张，你吓得把大便都拉在裤子里了。”

森尼克向后靠了一下，若无其事地继续说：“我当时接到命令，让我和警官麦克·弗林特拍档，他负责指导我。于是我开始注意每个人的名签，屋子里都是些长相难看或人高马大的家伙，我想，今后我就要和这其中的某个人一起工作，一起当警察。所以我开始兴奋起来。可是一看到弗林特我却失望极了——弗林特看起来像一个图书管理员，我真倒霉，和这样一个文绉绉的人在一起工作，我准会被杀的。”

我说：“后来你一定发现麦克是那个区里最棒的警察。”

“是的，”森尼克真诚地看了麦克一眼，“他教会了我所有